

古诗里的虫鸣

□张海华 文/摄

“唧唧、瞿瞿、铃铃……”最近，晚上散步经过植被丰茂的地带，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虫鸣，比其他季节更显热闹。是的，夏末秋初，对于包括宁波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来说，可谓“鸣虫季”，正是一年中听虫吟、寻鸣虫的最佳时节。

自古以来，很多诗人也动情地描述了各种鸣虫，如斯螽、莎鸡、寒蛩、寒蝉等，那么它们具体是指哪些昆虫呢？这里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诵读古诗，同时寻找身边各种常见鸣虫吧。

1 古人也爱听虫鸣

在宁波，除冬季极少听到虫鸣外，春夏秋三季都有虫子在我们身边吟唱，尤其是7月下旬至10月的夜晚，善鸣的昆虫最多。在古诗中，也是写秋虫之鸣的最多，夏虫次之，春虫、冬虫较少。

关于春夜虫鸣，最有名的恐怕要算唐代诗人刘方平的七言绝句《月夜》：

更深月色半人家，北斗阑干南斗斜。今夜偏知春气暖，虫声新透绿窗纱。

在月色皎洁的深夜，诗人感受到了温暖的春天的气息，这种感觉并非来自气温，而是窗外的虫鸣。“虫子已经在叫了，看来春天真的已经来了！”诗人一定是这么想的。

而提到夏秋鸣虫的古诗，那就数不胜数了。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是一部“博物诗集”，里面提到了数百种动植物，当然也包括很多昆虫，特别是鸣虫。《诗经·邶风·七月》是一首著名的农事诗兼抒情诗。其中写道：

五月斯螽动股，六月莎鸡振羽，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

这里的月份，是指夏历的五月到十月，反映的是从夏季到深秋（甚至初冬）的时序变化。上述诗句一口气提到了3种鸣虫，即斯螽（zhōng）、莎鸡和蟋蟀。

斯螽，即螽斯，也叫螞，在《诗

经》中多次提到，多数是指蝗虫，也可指现代分类学意义上的螽斯总科的昆虫。说起来，蝗虫也好，螽斯、蟋蟀也好，它们都属于直翅目的昆虫。在古人眼里，蝗虫与螽斯是不分家的，如宋代朱熹《诗集传》中云：“螽斯，蝗属。”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则说“蝗亦螽类”。

《诗经·周南·螽斯》诗云：螽斯羽，诜诜兮。宜尔子孙，振振兮。

通常认为，这里的螽斯，是指蝗虫。诜（shēn）诜，同“莘莘”，众多的样子。此诗以“螽斯振翅、聚集飞翔”这一景象来见物起兴，祝福他人像螽斯一样善于繁育，多子多孙。

又如《诗经·召南·草虫》诗云：嘒嘒草虫，趯趯阜螽；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。

这是一首描写妻子思念在远方的丈夫的诗。让我们想象一下：在秋夜里，闺中人听到窗外草丛中传来嘒（yāo）嘒的虫鸣声，还看到“阜螽”（也是指蝗虫）在一起蹦蹦跳跳，不禁联想到自己形影相吊，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自然忧心忡忡了。

至于《邶风·七月》中的“动股”发声的斯螽，很可能也是指蝗虫。因为，很多蝗虫是依靠后足与翅上的发音齿的摩擦发声，此即所谓“动股”；当然，也有的依靠翅膀的摩擦发声。通常，蝗虫的声音并不引人注意。



棉蝗是本地常见大型蝗虫，但叫声微弱，不为人注意。

2 饱含乡愁的纺织娘鸣声

说完了螽斯，再来说莎鸡。莎鸡，即现在说的纺织娘，古代也叫络纬或络丝娘，因其于夏秋夜间振羽作声，声如纺线的织机，故名。如唐代李白《长相思》诗云：

长相思，在长安，络纬秋啼金井阑，微霜凄凄簟色寒。

孤寂的秋夜里，诗人听到纺织娘从井栏边传来的阵阵鸣声，不由得加重了相思之情。

说来有趣，我也有过在类似场景中听到虫鸣的经历。

我自幼在浙江海宁的农村长大。犹记得，童年时的夏夜，我听到家门外水井边的草从里传来类似“织、织”的叫声，于是就问大人这是什么虫子。母亲说，这是纺织娘在叫呢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纺织娘这个名字。

虽然，当年没有走出去寻找，未见实物，但这叫声、这名字，却一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，逐渐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浓浓的乡愁。眨眼间，我已年逾五旬，当年的孩子变成了一个自然摄影师，对身边的常见昆虫总算稍微有了一点了解。

纺织娘乃是螽斯科织螽亚科的昆虫。在宁波，常见的纺织娘有两种，即宽翅纺织娘（也叫日本纺织娘）与窄翅

纺织娘（也叫长翅纺织娘），均为大型螽斯，体长可达4厘米左右。前者尤为易见，在城市绿地中也常能听到其鸣声。

宽翅纺织娘的前翅十分宽大，体色多变，绿色、褐色、黄色皆有之，与叶片相似，故它们藏身于灌木丛中时具有很好的保护色，哪怕循声而至，也常难觅其影。为了吸引雌虫，雄性宽翅纺织娘总是卖力地鸣唱，每次“开唱”时，先来几声前奏曲清清嗓子：“轧织，轧织，轧织！”之后，便是持续不断的主旋律：“织，织，织……”音调时高时低，时急时缓，多有变化。而窄翅纺织娘前翅显得比较修长，体色以褐色居多，也有绿色。其鸣声相较于宽翅纺织娘要单调一些，无高低起伏。

眼下，在宁波山野间，除了纺织娘，还有很多属于螽斯类的鸣虫，如日本似织螽、悦鸣草螽、日本条螽、粗头拟矛螽等。它们的鸣声各有特色，但都是靠“振羽”发声。相对于蝗虫，螽斯具有比较复杂的发音结构，它们主要靠左右前翅快速运动与摩擦发声，甚至还具有共鸣器，可以将声音放大后传播出去。顺便说一下，从“斯螽动股”到“莎鸡振羽”，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对昆虫观察之仔细、描述之生动！

3 蟋蟀与寒蝉

限于篇幅，最后简单介绍一下蟋蟀与寒蝉。

蟋蟀，又叫“促织”，这是因为有些种类的鸣声也跟旧时织布机的声音类似，在古人看来似有催促纺织、准备冬衣的提醒意味。同时，由于蟋蟀常在寒凉的秋夜里鸣叫，故还被称为“寒蛩”。

《诗经》里所谓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，说的就是随着天气由热转寒，蟋蟀也逐渐从野外来到室内。

又如唐代杜甫《促织》诗云：“促织甚

微细，哀音何动人。草根吟不稳，床下夜相亲。”南宋岳飞《小重山》词云：“昨夜寒蛩不住鸣，惊回千里梦，已三更。”

善鸣的蟋蟀种类有很多，我在宁波拍到过梨片蟋、日本钟蟋、云斑金蟋等数种。

寒蝉在古诗中也常常出现，如宋代词人柳永《雨霖铃》词云：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”所谓寒蝉，多指某些鸣唱期很长，可以由夏至秋的蝉，在宁波常见的有蒙古寒蝉、松寒蝉等；也指数数在秋季羽化、鸣唱的蝉，如毛螳螂。



云斑金蟋鸣叫时会竖起翅膀。



宽翅纺织娘在振翅鸣叫。